

我的女孩， 别哭

那个女孩，始终保持着最美好的模样，
永远都走在向他而来的路上。

李捷 / 著

一个从不认为自己会施与他人爱情的男子，
遇上了令他倾心的女孩。
面对爱情他犹如受过伤害的小兽，
怯怯地、一点一点地，
展露出自己最脆弱的部分……

读这本书至少会让你哭泣三次，
然而它并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令人动容的并非故事本身，
而是穿越那些文字之后，
一颗心苦苦挣扎于悲怆宿命的声音。
关于孤独与联络，关于缺陷与交流，
关于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掩盖着的生活的真相。
那些温暖和敏感，
将带给孤独生存于这个世界、
谨小慎微地保护着自己的人们，
寻觅爱情的勇气。



我的女孩* 别哭

李捷 / 著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女孩, 别哭/李捷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430-5292-5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1862 号

选题策划: 毕 晶

著 者: 李 捷

责任编辑: 刘 挥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朱 珠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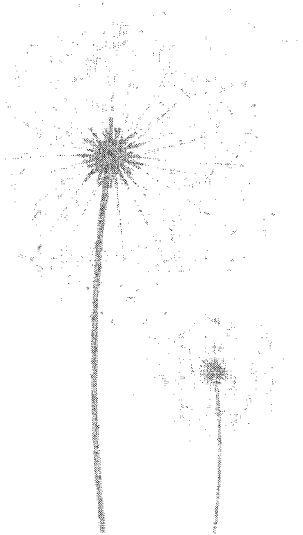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CONTENTS

第一章	忘记了哭……	001
第二章	北京顽主……	025
第三章	混不吝……	052
第四章	没完没了地爱，没完没了地恨……	076
第五章	多巴胺的爱情……	108
第六章	如果我爱你，而恰巧你也爱我……	138
第七章	背叛……	168
第八章	不要走太远……	199
第九章	重逢……	224
第十章	我的北京，晚安……	255
后记	……	282



第一章

忘记了哭

第一次见到米朵的时候，是在梦中。很模糊的脸，长长的头发，小小的身体。很亲切却很陌生。梦里的她一直在哭，她给我的感觉是虚弱的，莫名的，我伸出手想给她擦眼泪。即使我很清楚，我是在做梦，但我确实感到了心疼。

这种心疼，对于我来说，难能可贵。

我已经很久没有心疼过某个人，每当有人在我面前哭泣的时候，我总会很烦躁，我从来不会疼惜眼泪这种懦弱的东西，我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软弱，同样的，我也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表现。

我讨厌眼泪。

自从退学离开母亲自己生活后，我的感情神经早就麻木了。离开家的那天，我在收拾衣服的同时，我那个所谓的母亲正和另一个男人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虽然我把音响开得很大声，但还是能在歌曲停顿的间隔，听到隐隐约约的调笑和呻吟声。这让我感到恶心，无论是从心理还是生理。

这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家庭。

至于父亲，从出生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他在我还是个受精卵的时候，就离开了我妈。也许，他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这么一个我的存在。当然，对于他来说，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是件好事。

从幼儿园开始，当别的小男孩还在掀同班女孩的裙子时，我已经把一个小女孩送进了医院。那个女孩每天都在我面前显摆她妈送给她的一个布娃

娃，我当着那女孩的面扯掉了布娃娃的脑袋。她爸来接她的时候，她哭着拿着无头娃娃告状，她爸走过来敲了一下我的脑袋，我什么话也没说，那时候的我已经懂得区分弱者和强者。

我只是在第二天早上去幼儿园前从家门口的路边捡了一块板砖，默不作声地在课间休息时把那块板砖拍在了小女孩的头上。

我对女人的厌恶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母亲在付完医药费后给了我一耳光，他身边的男人抓住她的手阻止了她，在她转身去厕所时，那男人踹了我一脚，骂了句：“野种！”

这句话在我今后的生命中出现过无数次，每次打完架或是从某个哭泣的女人床上离开时，我总能听见这句话。我习以为常，甚至会笑笑，说得对，我就是个没爹没妈的野种。

收拾好行李后，我把音响调到了最大声，然后提着行李箱一脚踢开母亲的房门，对着那两个光着身子不知所措的狗男女平静地说：“我滚了。”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不带一丝的留恋。

从此，我和那个与我有血缘关系的女人失去了联系。

我并没有偏激地离开北京，这个我从小到大生长的城市，我喜欢它。在这里，我自由自在，尤其是夜晚的北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物欲横流，远比武日的喧嚣要来得真实。

白天，我不过是个帮人开车的司机，而晚上的时候，我则化身成许多女人眼里梦寐以求的公子哥，开着老板家的车往返于工体各大夜店和豪华酒店。那些标榜寻找真爱的女人们在心里盘算着花小钱钓大鱼的同时沦为了我桌上的一道菜。

这招能屡试不爽，还得感谢我那个妈，她这辈子对我最大的贡献，就是给了我一张英俊的脸蛋。我一身的名牌行头，包括每一条CK裤衩，都是拜我这张俊脸所赐，那些女人们会心甘情愿地买单。这让我更加坚信，女人生来就是肤浅的物种。

有时候在酒店床上醒来，看看身边心满意足睡去的陌生女人，我会点上一根烟，陷入深深的空虚中，所谓的肌肤之亲让我内心更加的寂寞。我乐此不疲地反复折腾着自己，希望自己能摆脱孤独，却让自己越来越孤独。我尝

试过用哭来发泄自己，我暂时抛开对眼泪的憎恨，但我挤不出半滴眼泪。生活就像一条弃狗，在我的记忆里流离失所，满目疮痍。

我的全部家当是一个存折和一张信用卡。我会把挣的钱存到存折里，然后尽情地刷信用卡，我绝对不会用存折里的钱去还信用卡，自然会有女人争先恐后地替我还。生活也不完全是按照我的计划进行，我偶尔也会感到疲倦，待在家里养精蓄锐几个月。必然的，就会接到银行的催债电话。

“丁安先生，您的还款日期已经到了，但您还未缴纳最低还款金额，请您在这几天尽快缴纳。”下午接老板下班的途中，我接到了银行的催债电话。挂了电话，我算了算，从上次和证券所那妞儿分手到现在，我也歇了两个月了。

今晚是时候活动活动筋骨了。

吃完晚饭，我给 MIX 的哥们超子打了个电话，让他给我留个卡座，我在 MIX 里存了不少酒，都是我的各路前女友存的。超子常打趣道，一瓶酒就代表着一个女人。拿最近的来说，芝华士是公务员小溪，马爹利是银行主管陈婷，人头马 XO 是证券所副经理李蜜……

综合总结评估一下我的前女友们，不难发现我的猎物标准，长相只要不是影响食欲的都能进入初试，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复试，最后能脱颖而出的一定得大方和爱算计。不大方也得喜欢假大方，打肿脸了还要充胖子。爱算计之余不能太聪明，这种女人一般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形势，算计了半天最后把自己给算计了进去。

非要说我是感情骗子，我也没辙，但前提是被我骗的女人也好不到哪去。你以为她们有所谓的贞操伦理观？别逗了，丫们钓凯子的招数一个比一个高明，床上功夫更是炉火纯青。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拦不住不是？

到 MIX 时，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这会儿刚好是各大夜店正热闹的时候。红唇热乳一米六五，MIX 的三大俗，放眼望去都是三俗三露女，袒胸露乳，露胳膊露大腿，不仔细看还以为满场都是同一人穿着不同的衣服。张扬早就坐在卡座里等我了，超子站在一边和他聊天。见我来了，超子起哄道：“最

近真是请不动你了啊，安哥，说是10点到，这都几点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张扬看着我没说话，笑着拿起酒杯倒了满满一杯纯的威士忌。

“得，我认罚。”我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张扬乐了：“嚯，给劲。”

张扬，人如其名，家庭背景极为张扬，他老爹在山西有好几个矿场。按理来说，煤老板的儿子和我这种白天给人开车晚上骗财骗色的小混混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但偏偏张扬的妹妹喜欢我，要不是当时张扬及时出拳制止，他妹妹也许就成了我的床上战利品了。不打不相识，我和张扬在一次偶遇中重逢，于是把酒言欢，尽释前嫌。张扬虽然对我来夜店骗妞财色的行为不敢苟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往。

有一次我喝醉了，张扬问我：“你老这么醉生梦死的，怎么不认真地找个女人管管你？”我假装没听见，趴在桌上闭着眼。我身边接触的女人，只会让我感到厌恶。爱情，是富人们的游戏，张扬有个开矿场的爹，我连自己的爹是谁都不知道，像我这样兜里没子儿的穷光蛋哪玩得起？

和张扬、超子碰了几杯后，我环视了一眼场子里的大蜜小妞，有些意兴阑珊地说：“看来看去还是那么些人，要不就是新来的驻场，没搞头啊没搞头。”

超子凑到我耳边说：“有新货，你后边那卡的俩妞，看见没？估计其中个高的妞失恋了，一人跟那灌酒呢，旁边陪着她的那矮点的妞一个劲儿地劝她。我留意个高那妞的包是限量GUCCI，手镯是CARTIER的。”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卡座，的确有超子说的两个女人，准确来说，是两个女孩。两个人明显还是学生，一脸稚气，特别是那矮个的女孩，扎着个马尾辫，一张素脸未施粉黛，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居然穿着T恤运动裤运动鞋，她该不会是把这当成了学校的自习室吧？大千世界，什么怪物都有。

“怎么样？这俩长得都挺漂亮的，你还不出马搞定了。”超子急于看戏，在旁边催促道。

我点了根烟，不紧不慢地说：“漂亮没用。我不喜欢大学生，事儿劲的还矫情，我没那么多精力去谈情说爱，我可不想最后甩不开惹一身骚。”

张扬听了我的话，也回头望去，然后饶有兴致地对我说：“不像你风格

啊，OL你也吃腻了，今天就换点清淡的。”

难得清心寡欲的张扬也动了凡心，我改变主意，让超子取来那瓶皇家礼炮压阵，然后拿着酒杯径直走到那高个女孩的身边坐下。

“不介意我跟这坐下吧？”我对那高个女孩淡淡一笑。

我相信我这张脸的实力，果然高个女孩没有异议地点了点头。

我和目标猎物套近乎：“我观察你好久了。怎么自己在这闷酒，有什么烦心事吗？”

在夜店这种地方，不外乎两种妞，一种是寂寞难耐专攻男人的，一种是借酒消愁花钱买醉的，很明显今晚的目标猎物是属于后者。要想拿下，当然得投其所好。

我胡诌了一下，立马把自己打造成事业不顺爱情失意的富二代，由于家族生意的理念上和长辈意见相左，恋人也在这种危难时刻离开了我。几句下来，我俨然成了一失意人，成功打动了高个女孩。

通过交谈，我得知高个女孩叫高琪，家里经营连锁企业，家大业大，可惜就一个宝贝女儿。高琪的爸爸一直想找个家世背景旗鼓相当的女婿继承自己的事业，总叫高琪出席一些宴会酒席，其实是变相的相亲，高琪因为这事和家里大吵了一架，心里烦躁跑 MIX 喝酒泄愤来了。

很明显，高琪完全符合我的猎物标准，她对我也没有了戒心，将心里的苦恼对我倾泻而出。

我故作理解地叹了口气：“看来咱俩同为天涯沦落人，为了我们的相识，干杯。”

我顺势拿起高琪桌上的酒往自己杯里倒，想给本来就喝得挺多的高琪灌酒，谁知一直没说话的运动服怪物发话了：“高琪，你别再喝了，我们回家吧，都12点了，该回家了。”

一看就没来过夜店，我都闻到丫身上那股土渣子味儿，什么年代了，还得12点之前回家，12点刚好是热闹的时候，出来玩还玩得这么不专业。

高琪似乎也看出了我的不悦，对那怪物说：“米朵，我今天特别难过，你就陪陪我吧，我刚刚给你家打电话了，告诉你妈你今晚在我家睡，你妈不

会说你的。”

米朵，原来这怪物叫米朵。

我心生一计，改变战略：“高琪，我的卡座就在对面，要不你来我卡座聊吧，我那还有一朋友，刚好能陪陪你朋友说话。”我善解人意地看看怪物，“米朵是吧？你也去吧。”

高琪站起身，那怪物倒是仗义，看高琪身体摇晃有点醉的模样，面露担心之色：“高琪，我扶你过去，你少喝点。”

回到卡座，张扬会意地朝我一笑，然后热情地招呼怪物坐到他身边，为我和高琪腾地儿。

怪物不领情：“我和高琪坐一起。”

张扬什么场面没见过，笑着说：“你坐在他俩中间，总不能让你姐们和我哥们隔着喊话聊天吧？”

怪物只得作罢。

张扬饶有兴致地看了看怪物：“再说了，我也不愿意你坐过去，我想和你聊天。我叫张扬，很高兴认识你。”

这么一来二去，我也明白了，张扬这家伙品位独特。刚好，我顺水推舟，省得这怪物在我这碍眼坏我好事。

这头，我和高琪相谈甚欢打得火热，DJ应景地开始音乐高潮，我拉起高琪的手：“走，我们去舞池跳舞去。”

夜店的舞池绝对是亲近佳人的好地方，舞池里的男男女女扭动身体肌肤相近，醉翁之意必然不在酒。我自然地把手搁在高琪的腰上，上下游走自如。高琪这妞也对我有意思，陶醉地闭上了眼。

也许是舞池里的灯光效果，我看见高琪脸上涌起一片红云。完全按照我的套路进行，我也闭上眼，心里轻蔑地冷笑。

再睁开眼，我看见怪物站在我和高琪的中间，愤怒地看着我，嘴巴在迅速地张合着，震耳的音乐把她的声音掩盖了。

我皱着眉头大声问：“你说什么？”怪物明显调高了声调，这时，音乐高潮也过去了，DJ放了首慢歌。

“臭流氓！”

这回我算是听清楚了，而且听得是真真切切。那米朵横在我和高琪的中间，愤怒地看着我，周围那些男女也惊讶地看看我，又看看米朵，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我气不打一处来，这怪物三番五次地坏我好事，命里绝对和我犯克。

“高琪，你难道没感觉到他摸你腰吗？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

我顿时觉得索然无味，扔下高琪和米朵，只身回到卡座。不过是一乳臭未干的小屁孩，不值得我劳心费神大动干戈。张扬坐在卡座里，无奈地笑着对我耸耸肩：“我想拦住她的时候，她已经冲过去了。”

我无所谓地点了根烟：“我没兴趣了，随她大小便，倒胃口。”

正说着，高琪走过来，满眼内疚地看着我，小声道：“对不起，米朵第一次来，她以为我喝醉了，你别在意。”米朵站在她身后，防备地望着我。

我深吸了口烟，慢慢地吐出烟圈，根本就不抬眼看高琪，我已经对这女孩失去了耐性，我不喜欢麻烦：“不在意，我怎么会在意。你还是跟你的朋友回家吧，我不是什么好人，没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高琪站在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气氛陷入了僵局。一旁的张扬赶紧打圆场：“对啊，时候也不早了，米朵你先送高琪回家吧，要不你俩家里也着急。哪天高琪你要是有空，咱们再聚一块聊聊。丁安今天可能不怎么舒服，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吧。”

张扬朝我使了个眼神，我有些不愿意地应和道：“高琪，真不好意思，刚刚我说话有点冲。这样吧，我送你回家，我哥们送米朵。当然，你们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陪你们到门口打车。”

高琪面露喜色，点点头：“愿意。张扬，麻烦你了，送米朵回家吧，她家比较远，在西四环那边。”

米朵有点吃惊地扯了扯高琪的衣角：“你不是告诉我妈，说我今晚住你家吗，要走咱俩一起走。”

高琪一听这话，脸一下就红了。我忍不住笑了，这怪物一点眼力价都没有。

“那丁安开车送你俩回高琪家吧，我也坐丁安的车，刚好省了油钱。”张扬又一次解了围。

我和超子打了个招呼，然后领着三人走出 MIX，来到停车场，我掏了一下手中的车钥匙，旁边一辆宝马 740 的车头灯亮起来，与此同时，我看到高琪的眼睛也亮了一下。

我漫不经心地开着车，心里又一次陷入空虚中。虽然已是深夜，北京却依然热闹。车辆川流不息，一闪一闪的车灯路灯照亮了半边的夜空。车窗外霓虹灯闪烁，它们孤独沉默地站在这个城市里。这个城市，似乎永远都没有黑夜。

“米朵，你在哪所大学？”后座那儿，张扬竭力地在和米朵套话。

“北×大。”米朵的反应有些冷淡。

我听了这话，心里暗笑，从小在皇城脚下长大，对这北×大当然早有耳闻，北京的四大染缸之一，盛产妖女，居然还出了米朵这么一异类。我从后视镜里观察着米朵，她黑着脸沉默地看着窗外，偶尔路过的车灯在她白皙的脸上一晃而过。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她的面孔似曾相识。

是在哪里见过呢？

我打断了这无谓的思绪，不过是一头不识风情的怪物，就她那种大众脸，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了，没必要劳神去想。

车在富力城住宅区前停下了。富力城地处 CBD 商务圈旁，一套房下来怎么着也得几百万，我想起了自己那个所谓的家，四环旁边一片破旧的平房大院，最近政府说是要改变市容准备拆迁，属于三不管地带。和这富力城不过就相隔几站地。前几天我还看见邻居大婶为了几块钱的水电费和居委会吵得不可开交。

北京，中国的大首都，富人笑，穷人哭。弱肉强食，所有物种的自然定律。

“我家到了。”高琪大声说，脸上带着一丝恋恋不舍。我绅士地笑了笑：“我送你们到你家楼下，大晚上的，这么漂亮的姑娘家不安全。”

高琪家楼下，高琪欲言又止，我掏出手机面色自然地问：“不介意留下你的手机号给我吧？”

张扬也有样学样，笑着问身边的米朵：“你姐们和我哥们已经交换了手

机号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礼尚往来一下？”

没承想，张扬吃了个闭门羹——“我看没必要了，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了。”

我看了眼灰溜溜的张扬，心里有些幸灾乐祸。

回到车里，我对萎靡不振的张扬打趣道：“怎么着，张总，被那怪物打击了？要不咱俩再回去物色个正常的，重新树立一下你的信心？”

张扬白了我一眼：“算了吧，我对那些欲女们没兴趣。你刚刚在 MIX 对高琪出击的时候，我就看上米朵了。”

“我操，大哥你没事吧，你见过穿着运动裤上夜店的吗？丫绝对是一怪物。”

张扬岔开话题：“别说我的事了，你和那高琪怎么样？我觉得那小丫头对你很有意思，你怎么没趁机拿下？”

“我对高琪家这富力城的房子有点意思，她就算了吧，女人嘛，关上灯，都一个样。”

张扬叹了口气：“你总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吧，你难道就不觉得寂寞吗？”

我没有说话，扭开车钥匙启动车，狠踩了一脚油门。

寂寞，当然会有寂寞，从我还没离开家的时候，我就无数次体会过这个词。当我的母亲和某个男人躺在床上调情时，我在学校和一帮小混混们打架，每次和别人打架的时候，我都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有一种力量在我内心里潜伏着，需要爆发。当我满脸鲜血倒在地上时，我感到那种力量终于消散了，我感到舒畅。我望向天空，它从来不是为我亮着的，在这庞大的世界面前，我不过是一条被遗弃的野狗。我连哭都不会。那时候的我总会感到深深的寂寞。

送走张扬，我回到那个充满霉味的平房，这是我在北京唯一的容身之所。我疲惫地把身子往床上一摔。

第一次，我感觉这窄小的平房空荡得可怕。

MIX 那晚之后，我没有主动联系高琪，看得出小姑娘对我挺有好感的，但我只要一想起她那怪物朋友就头疼。

我讨厌太过于麻烦的女人，以前总有那么几个女人为把我套牢，急匆匆地催我见家长。我倒是无所谓，不就是见家长嘛，反正我也习惯了别人盯着我的脸看，哪怕女方家长把我当动物园的大猩猩观察，我也不会少块肉，掉根毛。

记得有一次见一个女人的家长，她和她爸她妈，一家老小都是公务员。菜还没上桌呢，这公务员之家的职业病就上来了，像审核公文一样地审核我，家世背景如何，五保一金是否齐全，甚至还准备调查问候我的祖宗们：“小丁啊，你们丁姓是谁的后人？”

我微笑着礼貌地一一回答，应对了这一家大小的疑难杂症。“岳父”“丈母娘”对我很是满意，叫服务员拿来菜单让我点自己喜欢的。我也不跟丫们客气，专挑那贵的点，鲍鱼鱼翅都给爷我上，我看见“丈母娘”的脸一阵抽搐。

“岳父”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别说脸肿了，估计心肝脾肾肺都肿了，还在那死撑装胖子：“小丁，点自己喜欢的，多点点菜。这些够吗？不够再点。”

等酒足饭饱之后，“岳父”“丈母娘”没话找话地在那聊天，我主动对服务员喊道：“结账。”桌上的三人顿时喜出望外，我明显感觉到“岳父”松了口气。

我站起身：“叔叔阿姨，我去上个厕所。”

“丈母娘”热情地点点头：“好，我们等你回来。”

我大摇大摆地走下楼，开着车回到家倒头大睡。当然，我和公务员小妞也没了下文。事后，我有些后悔，毕竟我和她才交往没多久，为了一顿饭少了一位衣食父母，的确是我目光短浅。

从那以后，我对自己约法三章，见麻烦的父母是肯定不能，麻烦的妞是绝对不能，妞身边有麻烦的人是万万不能。很不巧，高琪身边有一头异常凶猛的怪物，她被归为“万万不能”之列。

银行当然不会给我喘息的机会，更加频繁地给我电话，我很佩服银行职员毅力。银行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社会对贫富差别的态度。推荐客户开信用卡时，不遗余力使劲地招呼，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亲戚朋友。催账时，

嘴脸之可恨态度之恶劣足以让人想摔下电话拿刀抹脖子。

这天，我帮老板接客户的时候，银行又打了过来：“丁安先生，您到底什么时候还款？再不还，我们就上报国家数据库，把您列入黑名单了。你要知道，以后你要是想贷款买房就没戏了。”

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小时候我和人打完架学校请家长，我妈总是拿皮鞭把我抽一顿，然后恶狠狠地说：“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送到孤儿院！”

上了初中后，我也学乖了，在家庭联系电话一栏填上我家旁边小面馆的电话，班主任打过去，面馆老板娘接了电话：“请问您要点什么？”

“我找丁安家长。”

“哦，丁丁炒面啊，送哪？”

班主任气得脸都绿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你的家长叫过来！”我面不改色地说：“对不起老师，我爸死了，我妈跑了，我家就我一人，我就是家长。”

银行小姐的话让我想起了我那个妈，这让我觉得很窝火：“不好意思，其一，我不准备娶妻生子，绝不会贷款买房。其二，我很乐意你将我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上报到什么国家数据库，给我一个扬名的机会。”

我平静地说完这些话后就挂了电话，坐在旁边的客户心怀鬼胎地看了我一眼。其后，客户见到老板，几句寒暄过后，那秃子忐忑不安地问老板：“贵公司最近是不是出现了什么财政问题？”

信用卡的破事让我心烦意乱，下班后我开车去了MIX，我没告诉超子和张扬，男人在这种时候喜欢冷静地思考对策，而不是像女人那样哭哭啼啼地寻求帮助。我一人坐在散座上喝酒抽烟，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高琪。

“怎么今天一个人？”

我朝高琪身后望了望，没有那个运动服怪物，我放下心来：“刚和家里吵完架，心情不好，就一个人来了。你呢，也一个人？”

高琪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卡座，一个男人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虽然夜

店光线很暗，但我还是能看见那哥们脸上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下发红的青春痘。

“我也心情不好，家里又给我介绍对象了，我干脆就把他约到夜店，以为他能知难而退，没想到他还来劲了，死缠烂打的。对了，你因为什么和家里吵？”

当一个女人关心起你的家庭时，证明这个女人想了解你，对你有意思。这个简单的道理我当然明白，我皱着眉头叹了口气：“我不想总依靠父母，想自己出来单干，可是家里死活不同意，说什么我必须得继承家族生意。我的信用卡都被刷爆了，家里为了逼我就范，断了我的经济来源，唉。”

高琪听了后比我还急：“我觉得咱俩真是太像了，爸妈都这么专制。我支持你，你一定要抗争到底！”

“没钱，怎么抗争？这几天银行玩命地给我打电话，说是再不还款，就告我信用卡欺诈。我估计我真支持不了多久。”说这话的时候，我看了眼高琪的反应，这丫头明显上了套，一脸的焦急。

“那你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啊，你银行差多少，我先借给你。”

BINGO，等的就是这句话！我强压住兴奋，故作为难地说：“不行，我一大老爷们怎么能要你小姑娘的钱呢？再说，夫债妇还说得过去，咱俩又不是那关系，这不合适吧。”

高琪脸一红，仰起头大声说：“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觉得特合适。”

我明白其中的潜台词——我觉得咱俩特合适。我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小丫头有点意思，比其他那些扭捏作态的女人要直截了当清爽明快得多。我当即决定，这个高琪，我收了。

一直在卡座上的青春痘哥们看高琪和我在这说说笑笑的，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快步走过来催促道：“高琪，我送你回家吧。”

高琪没搭理他，满怀期待地望着我：“你走吗？还是再呆会？”

既然鱼都上钩了，我还继续呆个什么劲，我笑着说：“我也得回家了，这样吧，我送你，还是上次那吧？”

停车场里，青春痘男明显不识趣：“高琪，坐我的车吧。”高琪径直走到我的车旁边，拉开车门坐了进去。青春痘男狠狠地看着我：“敢不敢和我

赛回车？”

我看了看哥们的车，宝马小跑 Z4。我今天接客户，所以开的是 A6，动力上来说，我稍逊一筹。高琪摇下车窗，兴致勃勃地看看青春痘男又看看我，女人都喜欢两男争一女的大俗剧，我看出了高琪的心思，轻松应战：“OK，走你！”

车里，高琪担心地看着我：“他那车改装过，你还真陪他瞎闹啊？”

我点上一根烟，轻松地说：“怎么，不相信我的实力？丫要疯，咱就陪丫玩玩呗，屁大点的孩子，口气不小。你屁了？”

高琪难掩兴奋：“谁怕他啊，我绝对相信你。”

我俯过身靠近高琪，近在咫尺，我感觉到她嘴里呼出的热气。高琪有些期待地闭上眼睛，我笑了笑，给她系上安全带：“放心，有你坐镇，他已经输了。系上安全带，我可不能让你出什么意外。”高琪害羞地睁开眼，她被我这一体贴的细节感动了：“丁安，你真贴心。”

“坐稳了，出发！”我猛地一转方向盘一踩油门，车快速地冲了出去。

宝马小跑，当然不是吹的。Z4 一路领先，高琪有些紧张地问：“完了，被他超了。怎么办？”

我风云不惊，泰然处之：“不急，先让他爽爽，好戏在后头。”

驶上长安街时，Z4 明显放慢了车速，长安街是交通管制重点，即使是在晚上依然会有交警守候在路边查酒，青春痘男不敢造次，在一个红灯前停在车线上，我看准时机，加大马力，轻而易举地就超了过去。我的对手太轻敌，忽略了一点，我这 A6 的车牌是京 A88 开头，政府牌号。

超过去时，我打开车窗对着青春痘男喊道：“孙子，你丫敢闯红灯吗？”

被我连续这么超车了几回后，青春痘男也豁出去了，在天安门前壮着胆子闯了一个红灯。很快，我的 A6 和他的 Z4 都被路边守候的交警拦下了。交警生气地敲敲 Z4 的车窗玻璃：“知不知道你刚刚闯了一个红灯？一身酒气，肯定喝酒了吧？来，测测酒精含量。”

青春痘男灰头土脸地下了车，高琪害怕地看看我：“怎么办？”

我镇定地说：“放心，没事。”